義

合而天下无事矣人之離散由乎險阻之未平利涉大川則險難平復離散者可合而天下无事矣利貞合渙散之道在於正固也夫自古有人心離散而宗廟為墟者以其失正也神州陸沉者人心陷溺者以其失正也廟制之立也有祖在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祖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次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次廟五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六世之君居之穆

之南廟七世之君居之以廟之向則南向也以廟之
制則門堂室廟寢而牆宇四周也及其祫於太廟之
室中則太祖之東向自如羣昭之入於此者皆引於
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於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
北向凡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也祫祭之位
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王者至於有廟以四海則來
助以美物則咸備受諸侯之來朝納蠻夷之貢賦不
特聚祖考之精神而報本追遠亦可以合人心之精

神離散者豈不可以合乎方天下之居於險難也此人心渙散之時利涉大川則世變之風波自我平之人情之巇險自我安之神州之陸沉自我定之綱常之紊亂自我理之寇賊之擾攘自我寧之險既濟則危者安險者夷人之蕩析離居者復合而濟渙之道得矣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九居二剛來居二陰之間而不為二陰之所陷居下卦之中剛而得中若在下則窮矣今既居中則不至

下之至仁足以有功也湯武以至仁而收桀紂渙散之民漢祖以至仁而收暴秦瓦解之民太宗以至仁而收亂隋土崩之民皆乘木有功之義也此卦其變爲豐卦其象風行水上渙散之象其占則利貞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然離散之象人心之散亦如風之行於水上汗漫流離而不可收也先王覩是象救天下之渙散係人心之根本莫如享帝立廟設其郊祀享于

上帝使知天无二主尊尊之極也立為廟貌以時祭之使人知反本鬼有所歸親親之至也古之立國者必郊祀上帝必先建廟社以係人心所以合其渙也當否塞艱難之時雖欲享帝立廟不可得也唯否難既散之後乃始得為之天下可以无渙矣載芟之詩諸侯見廟以武王能渙商時之難也有客之詩微子見廟者以成王能渙管蔡之難也商高宗之中興則寢成孔安僖公之復宇則新廟奕奕皆渙散之時王者

剛其剛健自有容歟其伾伾而有力歟其力量足以驅騁歟以初六之柔順濟之以九二之剛健由是而拯生民之渙夫亦何難之有如之何而不吉象曰順也假使初六以陰柔之才而順乎陽剛之助以无位之弱而順乎有位之強其猶韓信從蕭何陳平從魏无知雲臺之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元齡歟雖然初之用拯亦不可以後時也履霜不戒堅氷至焉螻蟻不治長隄壞焉聖人所以取其馬壯者亦取乎致遠

之速而拯渙之早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奔者來之急也机者憑據以髙安也當渙之時九以陽剛來居二位二安静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此剛來之所以不窮也夫惟安静然後能一天下之動未有不安其身而能濟天下之渙者也二之奔机則以静而制動以安而濟危以中而制不中救世安民之志願行乎患難而不動聲色卒於渙其難故曰悔

亡圍城曰人之處渙多助則安而寡助則不安力合
則安力分則不安初六歸心以戴二正二之所謂机
也初之柔固有賴於二之剛二之剛又不可不憑初
之柔无位者固賴有位者之援而有位者又憑無位者
之力二能不恃其剛无自廣以狹人則人心皆將我
歸天下之散者聚離者合悔何有焉楊氏曰君子當
平世為霧中之豹為淵中之龍如酣寢而不聞非楊
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救火之僑雖焚溺而

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
中之才當渙離之時逢九五剛健中正謙巽之君當
奔走而赴之濟難而況居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
悔之有幡然而改伊尹奔湯以濟納溝之難也舍築
而起傅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
不言君而言机者不敢斥所尊也雖然有似之而非
者石厚之奔州吁荀爽之奔董卓淫奔也非奔机也
學者審諸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散也散私故能濟渙而无悔夫私心之欲散不欲聚猶衆心之欲聚不欲散也私心不散一膜之外物之藩籬私心一散天地之間何物非我私心散則人心聚私心聚則人心散六三之渙其躬非謂復禮爲仁之必先於克已也非謂意必固我之俱无也當知夫凡厥有生均氣同體之不可有已也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而皇皇四達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不可以有

我也吾躬之私一渙則内外合矣天下无渙之可言物我平矣天下无渙之可見千萬人共為一心矣天下无渙之可指其孰為悔人唯不能忘我然後物我分人唯不能勝已私然後人已判人已物我為一矣奚其渙象曰志在外也吾志濟時也朱子發曰六三處不當位近險宜有悔然不與險爭動而之上自脫於險非拯時之渙以濟人者也其正躬卑巽以遠於悔者乎蘧伯玉聞衛亂而之近關杜洩葬叔孫豹而

號施令必大為先小者碎者雖多无補也商人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人所大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大者舉矣何必多乎哉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无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汗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者有限而止也事不可以无節亦不可過節能節所以致亨而苦節亦所以致窮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中者處節之道也人心每易好高也好高不已則僭不可不節也而節之過則又俯而卑替人情每易

好文也好文不已則奢不可不節也而節之過則又偷不中禮人情每易好勝也好勝不已則亂不可不節也而節之過則又流于委靡峻宇雕牆宮室之不節也貊道之无宮室百官則又節之苦焉酒池肉林飲食之不節也豚肩不掩豆則又節之苦焉要皆非中道也唯節而適中則自有亨道苦節而過中不可以為貞也古者王侯公卿大夫宮室之制度宗廟之隆殺樂舞之多寡衣服之等差各有其節則士不可

以僭大夫大夫不得以僭諸侯諸侯不可以僭天子豈非節之所以致亨而不節則不能亨也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以卦體釋卦辭六爻之位剛柔相半而二五皆陽剛剛柔相半則无此强彼弱之患二五陽剛得中則无太過不及之失節之所以亨也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又以理言過節之所以不亨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止遇難險則思止說而知止

武帝下罪己之詔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天下說是矣
知以不節為嗟則知節之為說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者順而无所勉强之謂節之為義以安為善出于勉强者不足亨出于自然者乃可亨人孰不恭也恭而安者為難人孰不孝也孝而安者為難利仁者不如安仁者之為至强禮者不若安禮者之為愈也箕踞以自縱者節之以肅容正襟之儀則有勞而不堪

之狀短褐以自肆者節之以垂紳正笏之容則有拘而不舒之心是皆不安于節者也六四柔順得正上承九五甘節之君動容周旋自然有節設施措慮无往非宜言有物行有恒左中規右中矩内以節吾心之欲上以節君心之欲下以節民心之欲宜天下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故亨非六四之亨也代宗欲致太平而楊綰以清德相曾不崇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翕然而承之非承綰承代宗之道也使綰之清節

不出于安而出于強三子者肯心服而承之乎象曰
承上道也承九五中正之道也有明此義而居大臣
之位雖使伊尹之放太甲正商邦而不踰人臣之節
周公輔成王朝諸侯而不踰人臣之節是皆安于臣
節之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
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

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加尚也夫節道之美莫善于中正中正之道是為甘美之節九五之甘節吉者以之節一家則閨門有章宮庭有度一家之美可尚也以節一國則官箴不踰王度不越一國之美可尚也以之御使天下則貴賤有定分長幼有大倫天下之美可尚也玩甘節之義則知道之不偏功之足尚也以位言之則為九五五則當節之任者也以卦體之義言之則為險險者節之限

也以卦象言之則為水水者以防而節者也其曰甘節非諂民以為甘中正以為美也其行有尚非詭遇以為功甘節以為功也象曰居位中也是道也王者之節民以禮此道也文公曰九五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楊氏曰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禹何其節也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致力乎溝洫又何華也此其所以往有尚而天下皆受其吉康歟

亘之簡或恐有拂戾而難行潰裂而難禁固守不通
反為凶矣上六居節之終苦節者也貞固守之亦凶
道也然執苦節以為是者固有終凶之憂悔苦節以
為非者必有亡凶之喜知悔乎此能察安節之亨從
甘節之吉矣象曰其道窮也苦節不可貞貞則凶其
道窮也卦辭之言苦節因節之亨而致苦節之戒也
上六之苦節因苦節之失而開之以節亨之路也吾
觀節之象上而朝廷宗廟之典則下而鄉里州里之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信之由中而感于人者也豚躁魚冥難感之物也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況于人乎故曰豚魚吉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故利涉大川守信之道在于堅正故利貞也夫天下之言誠者多矣而知

萬物此誠也大本達道此誠之體用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此誠之見于推行也誠而不失其正有實心
以為之機括有實理以為之綱維冥頑不靈之豚魚
可以感之也顛沛流離之世變可以濟之也古之聖
賢魚鼈則致其咸若百獸則致其率舞鳳凰則致其
來儀非至誠之正孰能如是耶流言之變赤舃几几
陳蔡之厄絃歌自如非正誠之正足以彌綸歟象曰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以卦體

卦德釋卦名義以全體言則二陰居中為中虛中虛者信之本以二五言則二五陽剛為中實中實者信之實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上巽下說上至誠以順巽于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國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此卦義卦象釋卦辭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在人則曰性在性則曰正正者中孚之本中孚所利者正而此性之正發為是孚无非用

中之信也天人相感通之理盡在是蔡氏曰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為信中孚之義也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所抱者實有物也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覆乳者必剛外而柔內雖柔外非陽剛則不生故剛得中而為孚也楊氏曰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邦國至幽而應乎天一誠所感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此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忮心秦

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此卦
其變為小過卦其象風順而入澤孚于物之象其占
則利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虛而善受風順而善入為孚于物之象君子觀其
象以議獄緩死此以獄成而得其情為孚議獄者詳
其輕重之宜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思其可生之路
求其死中之生獄成矣而猶議之罪至死矣而猶緩

之唯恐失其實而傷其生所以用中孚也象兌口以
議獄象巽之委曲不果以緩死若夫元惡大姦不在
是典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死楊氏曰好生洽民
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
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中庸曰誠不可揜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君子之於人固不可以輕信亦不可以縱所信也不
度其可信而信之非也得其所信而又復它者亦非

也未得所信則貴審不貴安既得所信則貴專不貴二也世固有輕信凶人而自陷于凶德者亦有輕信亂人而反貽身禍者始之不謹固難致吉幸而能定交而求擇善而從矣然信道不篤秉志不堅亦何以為信哉審其所從則吉亂其所從則凶此聖人初九而係以虞吉者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初而應四是能審度善人而得其所從吉道也又曰有它不燕初既與四應於此而又有它志焉是

信不專一不信四也是不信道也將何時而安燕乎中孚之初九其與人交而止于信之道孚交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度也象曰志未變也虞度之始志意未有變遷也雖然豈唯擇交爲然擇術亦然從孔孟之道而復入異端佛老之學則不安從堯舜文武之道而復入楊墨盜跖之行則不安楊氏曰邪不閑則不可與言存誠僞不去不可與言著誠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它也責子在初

閑家在初防心亦在初虞之為言防也儆无虞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災而撲曲而揉決而隄則噬臍无及矣一貞之外无非妄一誠之外无非偽妄與偽皆所謂有它者也一毫有它則惕然而不安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日省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復其庶幾乎不燕不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天下至誠感通之機物理猶人情也以迹而觀則有幽有顯至誠所通則无幽而无顯以迹而觀則有内有外至誠所通則无内而无外二陽剛得中有中孚之實九五陽剛得中亦有中孚之實二與五以分則君臣也以義猶父子也以莫逆猶朋友也五唱於上而二和之其猶鳴鶴于在陰之地其子亦和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好爵我有彼係慕好爵之意同

亦不期然而然者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五倡于上二和于下苟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禄乃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曰吾與爾靡之則是至誠而樂與賢者共之也以物理而推之人情中孚之感通固如此象曰中心願也言于中心至誠所願也文公曰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楊氏曰九五之君不私此爵禄于已而九二无一毫之忌疾

樂與羣賢共之則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昔有忌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悍藩不說真卿之剛正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也故居大臣之位而嫉賢能如此亦可謂愧于中孚之九二矣繫辭夫子釋此爻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蔡氏曰萬物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詞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鶴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子和之義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主善之理也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誠信感通莫大乎言行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天地之至善者信也天下之至不善者亦信也信之為義大可以經天地贊化育微可以感動植酬事變天子不信不保四海諸侯不信不保社稷大夫不信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信不保四體如土之兼旺四季如中之兼統四方天下之善未有加于信也胡為而亦有不信蓋信所當信是為至善信所不當信是為至不善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既失所信之道與上九為應上九信之窮者六三視之乃不中不正之對敵

也以柔說不中正之人而應巽訣不中正之人其相與為信失其道也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樂疑惑无定而唯所信之是從如是而信其不信也何異象曰位不當也謂其以柔居剛而自失正也己自不信又何孚于人乎楊氏曰單騎可以見虜赤心可以降賊誠一動于中則敵變而為和順竊鐘自掩其耳盜金謂市莫見偽一感于中則酬酢者變而為仇敵六三之得敵不一以致之不誠則心不一而疑惑矣心

不一而疑惑鼓罷泣歌其見于聲容也不常如之何
以感人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月受日光望則與日敵四柔近五有月幾望之象古者駕車四馬兩服為匹兩驂為匹初與四相應匹馬也夫孚道貴一而不貴二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偽六四柔順得正居近君之位月幾望者謂權之盛君之近如月之幾望也然居近君之位已有

權盛之嫌六四若能絶其私黨而信於君者專去其
淫朋而信於君者固如馬之亡其匹儔而自結于明
主利見乎大人則不係于係累之私而能成中孚之
功固无咎也六四其質中虛中虛者孚信之本也其
體巽入巽入者孚信之用也使六四之志不一方欲
為忠國愛君計又欲為朋黨私類計方欲為正主庇民
計又欲為所識窮乏計則用志雜而不精忠信二而
不一何以无咎象曰絶類上也絶其朋類而上比九

五也自此道之不明于天下于是有立私交以欺君者于是有援外交以二君者于是有立朝中黨而動天子難去之歎者安得不明馬匹亡之義哉楊氏曰六四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誠人信之君信之天信之又何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攣如固結之義位正而有孚是以誠實固結天下之

心若拘攣然又下應九二陽剛中正之臣君道如此可謂得其正矣何咎之有夫君心之誠偽乃人心離合之本好禮不由中則徒飾文貌耳誰其敬好義不由中則勉强于事為耳誰其服好信不由中則纖悉于詔令耳誰其用情盛德之君誠于為禮則表裏皆禮而人心以禮合誠于為義則表裏皆義而人心以義合非有所期之而合也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是固良心善性之發于自然而不容已苟無忠信誠懿之心

註是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而有大吉以其當於理而稱其事也小者之過有可致亨之理而所以致亨者莫利於貞正之道此

乃當於理也用之小事則可用之大事則不可如飛鳥之遺音不宜逆而上唯宜順而下此乃稱其事也既當於理又稱其事大吉宜也夫天下之不中不正者皆過之者之罪也堯舜之什一過之毫釐則爲貊大禹之行仁過之毫釐則爲翟顔子之義過之毫釐則爲朱小過則小失其正大過則大失其正而易之爲卦於大過則以正而正大事小過則以正而正小事獨何歟蓋易之所謂過非過於理也以其事爲之

過乎當也以其行義之過乎流俗也其過也祇所以為中正也立非常之大事著非常之大變此之謂大過之事大事之過常故事之於大事則以正而吉或道之不敢有成或分之不敢有加或時之不敢大作此小事之過也而施於小事亦當以正而吉小過之為小過者何也陽為大陰為小四陰二陽陰過於陽小者過也小過二五以陰而得位得中三四以剛而失位不中小者過也小者之過所以亨者過所以就

入於奢易耳如至於大過則其究必有不中度者然則立天下之大事時之宜大過也行天下之小事亦時之宜小過也時之義大矣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以卦體釋卦之名義與其辭謂小事之過而後亨事之當小過而後亨也汲黯擅發河內粟以救飢民此亦小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不失時宜之謂正君子制事以天下之正理所以小過者時而已譬之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陽冬裘夏葛無非正

行无所防閑其英風貞行雖曰可尚政恐醜正之流乘閒置毒相與媒孽而去之天下未受吾道之福一身先受小人之禍如漢之蕭望之唐之五王也以剛正之道而賊於陰柔之手適以重端人正士之抵掌扼腕耳象曰凶如何也甚言其凶以為戒也然則防小人之道當如何曰君子憂我之愚不憂敵之知憂我之弱不憂敵之强宜正其身養其明全其剛而已初不在於知謀傾險之術也文公曰小過乃陰過之

宜不可固守也盛衰相循无小人常過君子之理茍恃陽剛之才而輕與陰用必受其玦不若戒謹以俟其復之為无咎楊氏曰當小過之世逢陰柔之君有羣陰用事之黨上六之小人居高位六二之小人為大臣初六之小人又飛翔而並進幸而二剛分處内外以遏羣小徃來之衝二君子豈可以失位而不勉乎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以為安況九三與九四同德而分處乎一蔽正室於外一衛君身於内雖

六五之弱庸可窺乎周公居東不可无召公之爲保
良平輔行不可无蕭相之居中象曰位不當也又曰
終不可長也當陰過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
而盛也陸氏曰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悼之以
俟其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
雨已上也
雲之致雨以陰陽和陰之不自成猶陽之不獨運也

雨也惜夫象曰已上也謂陰已上不能雨也潘氏曰
君德之柔如此大臣當弋取岩穴之賢以輔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
已亢也
過之為義過而遇理則過為无過善莫大焉過而不
遇理則過為有過凶莫逃焉上六以陰柔之資居一
卦之上處震動之極居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
其違理背常如飛鳥之迅速而離過之遠所為如此

上宜其凶也孟子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文公曰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飛鳥離之取遠過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洊至凶孰甚焉此可為小人過盛者之戒

而小毖作聖人夫豈過為之慮哉誠懼夫警備不忘
尚有不虞一懷晏安禍亂至矣楊氏曰出多難入无
難是為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况大者乎蓋
无一人不亨无一事不亨无一物不亨如濟川焉舍
川而陸舍舟而轂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
儆於洪流莫或儆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
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燕秦
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始吉而探其亂唯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於亂而不窮矣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以卦體言六位之皆得其正也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言既濟之功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人之常情處

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必有所怠而不復進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此聖人要既濟之極以垂戒也故堯舜有終而无亂此卦其變爲未濟卦其象水火相交既濟之象其占則亨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爲既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於既濟之終故君子思患而豫爲之防也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

遵蕭何之法制而无所變更得曳輪濡尾之義也象曰義无咎也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招悔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離為婦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茀婦人出門以蔽車者也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上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以賢臣當盛時遇聖君行吾道以持盈守成特易然也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况九三居前隔於其

間二不為五用如婦喪其茀則不可行然中正之道不可廢也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自五至二七日也過七日則五自與二相應而得行其中道象曰以中道也中正之道有時而屈者必有時而伸也所貴乎君子者患吾不能自守道之不行非所患也患吾捨内逐外道之終廢非所患也管蔡之譖周公周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書之譖霍光霍光不言而帝自察得勿逐七日得之義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未濟而求濟者寧既濟而求過於濟者傾九三當既濟之後挾重剛之資居離體之極有求過濟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故聖人因三之才而爲之戒曰古者高宗之聖主伐一鬼方之小醜歷時滋久至於三年而僅克之則其功效不足名於後世想在我者老師費財勞民動衆亦已甚矣況用小人乎

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遠而近宜福而禍而況其餘者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伐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却臧宫馬武之請乎象曰憊也以中國之賢君輕用軍師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既濟之時戒懼不可忘也世有操舟於溟渤之間狂

瀾澎漲瞬息千里不見有傾覆之禍少焉風止水澄
移舟小渚舟漏於下忽然淪没舟葬魚腹无所措手
水之於舟豈仁於洪濤而不仁於小渚耶葢戒險則
全玩險則覆理固然也六四離下體而居上體既濟
過中濟道將革之時居於坎體險如此其可畏也切
近君位在多懼之地任如此其重也正猶水在舟中
當以衣袽防其濡漏也是必朝思夕惟凛然如禍之
將至終日乾乾惕然憂治之難保乃保既濟之道也

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也禮以時為大順次之童溪曰諸家皆以東鄰九五西鄰六二竊謂東鄰固既濟之九五也而西鄰則未濟之六五也何以曰以象之所釋知之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大抵既濟之主以豐盈自居雖有殺牛之盛禮而誠意不加故不如未濟之主以謙光為德雖禴之薄祭足以受大來之福何者時使然也故聖人

以二卦之相為反復也而曰此故時然也而皆自其君致之故於既濟九五而兼發其義以謂人主持心處己當如未濟之六五而後有受福之實也不然雖有盛禮縟儀抑文具爾豈守濟之道歟潘氏曰既濟之後唯恐過盛於斯時也豐不如約故東不如西牛不如禴尚實故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物盛必衰治極必亂觀所處之如何耳上六當治安